

朱子大全

冊
五

卷之六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于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纚纚有條理間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

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嫻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

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各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脩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

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

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敘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旣佻以儇汙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

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掞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囑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

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
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
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
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
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
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
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
幾壓焉則請于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
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
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
唱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
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
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

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凜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

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

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
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
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
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蒞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
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
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
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
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
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
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尙於是公卿子

第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差
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
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
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
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
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
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
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
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
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
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
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
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

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耒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竊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

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旣絕矣夫豈不足以
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蹠其徒卓哉若人惟義
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
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祔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
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
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旣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
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
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
逝矣旣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
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杖出拜伏哭固以銘

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允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旣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尙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旣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己嗜

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顧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

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旣書其最納竊中然間嘗竊曰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又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

曰

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于家而居
于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
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爲河
東著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
百年乃有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
合晚乃爲劍浦令以卒夫人生愿慤不妄戲笑未笄失其
母劍浦俾治家事撫弟妹如成人尋以歸邵武饒君偉事
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子幹甫倅而寡夫人誓志秉節
毅然不可奪無何劍浦及皇舅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
固前沒饒氏固清貧諸叔妹皆幼稚夫人以孀婦抱弱子
持守門戶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內外斬斬無間言其出內